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

申公不逮穆生

并石戴璟著

按史記申公遊學長安與劉廷同師浮丘伯卒以詩名家得其傳者則若孔安國周霸徐偃屢忌兒寬言詩雖殊而皆本之申公則申公之於詩亦精到矣而謂不逮穆生何也夫詩可以興可以觀若考祭白駒諸詩正出處去就之大節所寓也楚王戊不悅而學疾申公則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何眷眷不去卒滿瓊簪之禍豈不深可惜哉及武帝安車之迎國家大事豈明堂一節而舍其大謀其細論既不合又留不去嗚呼此讀詩而不知詩者也方之穆生豈可同日語哉六入中子曰吾特遊

續綴之下若夫子可謂真矣然則申公其遊續綴之  
下而穆生可謂真真者歟

申公開端而未告

臣之告君不可不盡故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申公承安車束帛之乃曰天子有問正宜  
竭乃丹衷吐露底蘊奈之何開端而未告哉愚謂申公  
所謂力行者辭雖約而理甚博乃所以告之也何以  
見之武帝即位未幾首策賢良方正之士幸而得一代  
大儒如董仲舒者為之正言格論啓之以斯道之本體  
示之以為學之工夫博之於儲材愛臣以闢邪革弊之事  
莫不歷歷為帝指陳之則帝固已知該心向之路第不能  
行之果行之力耳申公之召正乘三策小仲舒之餘其意

以為仲舒已告之盡但欲以其所言者而力行之耳故  
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非謂是歟然則仲舒  
開其端申公竟其說孰曰開端而未告哉

竇太后不悅儒術

詩曰天命厥配受命既固竇太后文帝后也文帝好賢  
之君而其后不悅儒術又何為漢業亦不衰耶愚謂儒  
道與邪道不並立黃老之清淨儒家之蠱賊也漢文帝  
不能留心於帝王之道而好黃老之言故其后化之而  
不悅儒術以貽後世無窮之害豈非文帝之作俑乎然  
則文帝亦基禍之主謂之固命則未也何者武帝之時  
有董仲舒之純雅申公之老成汲黯之正直皆人才之  
磊落不群者武帝好儒之君也若使竇太后又好儒焉

則將以董汲輩爲丞相爲御史大夫而漢豈止於漢乎  
然則何以開四夷之兵以虛耗天下之財何以用聚斂  
之臣以塗炭生民之命如是則文帝之貽謀遠矣奈何  
竇太后以先帝素行之實而習熟之於宮闈發世之於  
子孫至使宿儒名士束之高閣而漢之所得人材不過  
石慶之木訥公孫之阿佞餘多捷捷幡幡等沓背憎之  
人又足以覆家國者則文帝以一好尚之差而其后染  
其惡子孫被其害人君其可不謹所好哉

上書自衛

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故特不我用則將智名勇功  
而友馨山之雲臣士一遭逢則推長才與學而爲濟蒼生  
之楫然則一進一退權衡於義理之可不斟酌於天命

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常之廢興焉耳古之  
人有行之者若伊呂之徒是也漢武帝時上書自衛如

此等輩實繁有徒若莊助朱買臣輩是也今觀東方識  
建章駟牙終軍識豹文彪犀相如賦上林子虛皆博洽  
之士也然逢蘇張之口舌駟莊列之文章或關邊以貽  
害四方或好仙以迷惑君志或營黑惡以交結強藩周書  
所謂以利口亂厥官之人此也亦何暇正之以出處之  
道哉所可憾者以漢武之英明而此輩得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以爲心腹之患何者流涎於功名必非守道之  
士借勢於王公必非特立之人豈足爲風俗勸哉易曰  
寬陸夬夬中行無咎又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言當  
以中道去邪佞也武帝不知夫夫之義反使之廩粟庖

肉鳴玉懷念甚至踈踰親卑踰尊天下安得不亂哉

田蚡專權

王者操八柄以馭群臣故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必矣故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臣道以戒慎爲本也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臣道以明哲爲貴也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言臣道以滿盈爲戒也田蚡亦學益孟諸書黜黃老者也而何以專權爲哉蓋讀益孟而不讀易未有不蹈背逆之罪者也史謂蚡爲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爲千金之賂而求免王恢以甘言教淮南之畔以濮相坐蓋侯之策誠小人之尤也又何怪其竊君威柄以取遂起武庫之書哉所可憾者英明如

武帝見不善而不能退反使之居百僚之上至於蚡故而殺寶嬰嬰先帝之舊臣漢廷之名卿也而以蚡故輒殺之可乎詩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其此之謂矣或曰蚡太后之母弟也灌夫之獄太后遂有百歲後魚肉吾弟之語此武帝隱忍不敢發歟愚謂大義滅親自古皆然文帝之誅薄昭昭非薄后之母弟乎景帝誅梁勝勝非梁王之寵臣乎此皆王太后所親見也若武帝奮乾綱之斷而爲天下去罪人則雖太后亦將屈於大義而豈有他患哉嗚呼一相位也田蚡以專恣處之而反得終身富貴公孫賀劉屈氂李蔡嚴青翟趙周不至有蚡之專權而或以獄誅或以腰斬哉帝終身之待臣若此豈非人固有幸有不幸歟

汲黯開倉

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而凶豐之數不可以預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惟在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耳魯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火子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陳不救火許不弔哭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當漢之特河內被火汲黯矯制開倉以賑之是若失於遂事矣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也民吾同胞也萬物吾同體也當餓殍流離之日若必奏之朝廷而後開倉以賑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坐填溝壑強者鳴張豕突而竊弄耨鋤所必然矣安有仁人在上而可使民至此極耶雖然此特涸澗勺水之一沃夏畦指禱之

一灌耳曷若昭明五行脩五事以為預備之策哉吾固為之說曰汲黯而開倉之仁不若耿壽昌常平之制

汲黯近社稷臣

何謂社稷臣記曰有諫而無訕有立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曰作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伊周以下不數也後世光岳不完士無全節故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公之心為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為全家之謀者比比於天下求其正直不撓如汲黯者豈非疾風中之勁草烈火中之真金哉觀其以大將軍之尊而抗禮以丞相之貴而面折以御史大夫之重而有刀筆之斥以渾邪王之降而有貫馬之諫他如多慾之語積薪之喻樂府之對批逆

麟犯忌諱皆人所不能言而默獨言之者也夫平居有  
犯顏敢言之策則臨難必有伏節死義之風國在與在  
國亡與亡謂非近古社稷臣乎夫帝最不能容人而獨  
容於默且極口誇美如此者忠義美名也雖無道之君  
良心不泯况武帝之雄才大畧安得不敬而尊之乎奈  
之何敬之而畏畏之而踈出入禁闈之言雖切而卧治  
淮陽之命已頒矣故雖能寢淮南之謀而安能免輪臺  
之悔哉

### 求神仙

或問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悌不立奚爲長  
生武帝卽位之初雅好儒術矣而奚爲求神仙哉彼亦  
見新垣平玉盃之詐已正典刑矣固亦知神仙如捕風

繫影終不可得也但以享國旣久樂心寢生馳騁弋獵  
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抵之戲倦矣絲  
竹鞞鼓之音厭矣故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聽其言  
洋洋滿耳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而爲過分之求矣  
予嘗讀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植兄弟以優畜之唐  
武宗最好神仙嘗言方士皆誦詐虛誇不可信但宮中  
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謂漢武之求神仙事亦類此故未  
幾而誅文成又未幾而誅五利至晚年斥方士嘆曰天  
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此其本心之明也第其始也以  
窮奢極樂之心處之故惑其說猶弄嬰兒於股掌之上  
其末也以愛農息民之心處之故覺其妄猶開明鏡於  
塵垢之中嗚呼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使武帝以求神仙之心求儒術則精一執中建中建極之道不難到矣而豈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哉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北狄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為中國患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會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防其旃裘肉食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輕破聖人知其然但築城郭溝池充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何嘗與之和而擅與之戰耶王恢與韓長孺論擊匈奴辨論上前長孺以為不可擊

今考長孺反覆數四上八要欲以飽待飢以治待亂以夷不足煩中國而高文之迹足以為法也其議甚正矣奈何迫於利口而復曰意者有他諛巧可以擒之臣則不知也蓋安國揣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豈武帝所謂效首鼠兩端者邪自是以後盡天下之兵以攻匈奴闢地千里斬馘百萬若可誇大中國之氣也然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皆恢為之作俑也曾未幾何恢以逗燒坐棄市而千金無所施其策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嘗合而論之王恢之請誘擊者固非也而安國之請和親者亦非也恢乃真小人不足責而安國之持論不堅與姦為市何哉且觀其為人有宥田甲之量有破吳楚之材有治公孫詭之智有薦壺



遂之公真王嘉所謂材器有益於公家者也特以持論  
不堅反與恢同帥師卒之臨擊顛墜陵夷以憂死是亦  
自取之也

聖人以天下為度

乾父坤母而民吾同胞人與我本同一體也然有聖人  
之德則以天下為度安國之議信也愚嘗味其語意則  
以漢高白登之圍當之夫豈可哉夫聖人雖以天下為  
度而華夷之界限凜然有辨若其不服則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而以文德來之若終不服然後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而以武功戡之耳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莫  
敢不來享豈曰彼有犯邊之罪而吾有納污之量耶漢  
高屈萬乘之尊而見辱於氍裘之域雖城下之盟不過  
是也且以公主之貴而匹禽獸之國與齊景之涕泣女  
吳夫復何異然則賈生所謂首居下足居上也而可以為  
天下為度耶

王恢馬邑之詐

有中國必有夷狄欲安其種滅其國天下無此理也是  
以先王之世中國自為中國而夷狄自來叙焉自來王  
焉否則嚴荒服之辨不與之盟約不為之征討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則府庫虛空外則百姓窮匱飢寒  
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  
變上則將師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又役有潰叛  
之志變故百出皆田用兵其可易言耶武帝即位之  
初未聞匈奴寇邊且前年請和親既許之矣今王恢何

為者而設馬邑之間以誘匈奴入塞豈非得已而不已者耶原其心欲葢難而禽獮之使隻輪不反耳天下寧有此理哉按春秋昭公十五年晉荀息帥師伐鮮虞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如滅潞氏是也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如滅甲氏是也伐鮮虞以正兵加敵故稱名氏總免於貶耳今以堂堂大漢而誘劫匈奴此豈可聞於夷狄哉是故蚩尤出長竟大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年死者無數比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偃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興之終始噫人君知此義則開邊首議之人當處極刑如王恢而後快於人心也

公孫弘賢良策

士在衡門之下每議天下事則自以為經論之術布置之方盡在吾胸中特不口符君而進其說耳幸而有司舉之朝廷策之則當明目張膽為國家建長治久安之計此士夫進身第一步也孔子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其不在茲時耶武帝發策有禹湯水旱何由之問弘也若能以禹之惟日孜孜湯之慄慄危懼啓告其君以杜絕其邪心則武帝敬天勤民之志不將勃然興躍然動耶今以水諉之堯旱諉之桀是以天變不足畏也然則平日所講賢者何道所經畫者何說不將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故匏子之決止於沉璧之祭連歲之旱遷於乾封之說自是而土木神仙之好舟車鹽鐵之征大宛安息之通西域匈奴之伐窮極奢

懿日益月滋皆弘之阿佞爲之也嗚呼弘之爲人如此而後世如河汾大儒又稱其洋洋公孫之對至與晁蓋並蓋亦未之考耳

人主和德於上

聖賢之道高之如華岳深之如江河本制治之著龜作文之標的也然小人或借之以文奸援之以取寵吾於公孫弘賢良策見之矣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此與聖賢致中和而位育之言夫何異哉第弘之謂和德乃和其所謂和而非吾儒之所和也今考弘傳有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者也似亦知德之言也但曰智者術之原而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

之道使遠

近情僞必見於上是以爲智豈知所謂智

且論四德

而以術爲智則未免派於異端之說至其所

謂和德之

功引而不發豈知之而未言歟抑亦有所不

知歟愚謂

弘少爲獄吏以有罪免後牧豕海上年四十

始學春秋

雜說則其學術之謬可知矣雖曰爲母服喪

三年然亦

有被布脫粟之詐也豈若董子之策明白痛

快真是以

砭劑國脉而益梅君德哉且當時武帝謬政

百出弘徒

侈其辭曰和德於上而竟不探其本藥其病

嗚呼豈可

以易和哉弘之姦邪又可識矣

飛將軍

李廣以良家子結髮從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此其材氣超逸漢之邊將孰能出其右乎然自衛霍之出

斬虜封侯者數十百人而廣至於失道卒以自裁當時  
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有大材而嘆其不偶也以愚觀  
之以廣之貶而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而陷否  
臧之凶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郊特牲曰簡車  
賦歷卒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習軍旅是故善為將  
者使有以益慰吾之恩又有以服吾之令則勇者不能獨  
進怯者不以取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  
守則固以上以則取以戰則克矣李廣使人人自便不為  
思險練兵之策則雖簡易不苛士樂為之死也然不為  
惕號之計而暮夜有戎將何以待哉其敗也固宜

賢主觀萬化之原

治有內外古書有本末樂之言似矣而未探其本也譬之

支厦屋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  
者棟柱也如醫壞症於補瀉雜用之餘四肢百脉無所  
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漢武之為治皆往往穿漏之地  
受病之處也而為梓人良醫之慮孰有大於正心乎蓋  
心者萬化之源正賢主所當觀也觀其心則能謹其獨  
而反觀內省若周書之勿貢于非幾若禹謨之敬脩可  
願若說命之念始終典于學由是學道而自能愛人體  
仁而自能長人又何民心不歸而至於土崩乎揚子曰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  
朦武帝之所以不能愛民正緣內多慾而不能觀此心  
以為萬化之本故其視育而精矇而政事幸張又何足  
恠哉徐樂上書自鬻人也安足以知大學正心之道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始讀孟子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有王者起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竊疑孟子雖負命世之大才然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必有晁錯之禍矣及觀漢武帝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分王子弟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強藩重鎮自削弱於談笑指麾之下孟子之言於此驗矣然愚以爲自主父偃削地之後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子弟日以蕃而封國日以分地勢日以小卒之王莽篡位諸侯王兵弱力孤坐視莽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於是自假卽真而莫可奈何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稱羊八功德以苟活須臾之生此則

主父偃分王之策誤之也愚謂若孟子處之分王亦必有節不應世代迭相分王而至於削弱之甚如此也夫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故王者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體強而王室安諸侯王國之藩屏王之股肱手足也今撤其藩屏弱其股肱手足卒有變故以一人當之可乎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分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衰則五伯扶其弱秦則不然自任私智訕笑三代竊自號始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無尺寸藩屏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勢使之然也此吾謂王氏之篡主父偃誤之也而素隱乃言分

邑廡封振振在誌扞城禦侮輝輝映百足不僵一人  
有慶嗚呼亦誣矣

族郭解

按史記游侠傳若急人之難者免仇於死如郭解者亦  
士君子之所難也故曰狀貌不及中人而天下皆慕其  
聲至於容殺解解客殺之是解未有可殺之罪也而公  
孫弘以為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不幾於深文乎噫春秋  
書趙穿弑君而以趙盾為首惡之義也公孫弘本姦人  
獨於殺解事為得大臣之體按解少時陰賊少不快意  
所殺甚眾借交報仇藏命及鑄錢發冢不可勝言此天  
下之大惡記所謂左道惑眾書所謂諛說殄行者也不  
誅何待乎弘本姦人治春秋尚能斷此疑獄得大臣體

若使能務正學而深得春秋正旨豈不能建大議論去  
大事業哉雖然弘殺解是也而夷族之刑乃亡秦之弊  
政其父子兄弟同產何罪而并殺之耶

公孫弘開東閣

易曰渙元吉渙有立匪夷所思謂天子在上當散小群  
以成大群而植私黨以要譽招賓客以釣名不可也故  
班固罪四豪荀悅惡三遊蓋有見於此矣呂不韋習戰  
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疎關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  
勢相傾天子切齒則賓客之為害可知矣漢武謂田蚡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  
何以切禁主上賓賓客之害也公孫弘起東閣延賓客  
得非襲魏其武安之風乎或曰周公擗髮吐哺以來天

下之士其次若趙文子延管庫之士七十人孫叔敖招  
廓下之賢數百人然則公孫之開閣蓋欲以人事君而  
薦賢爲國也嗚呼弘妬賢忌能人也而豈能招賢人乎  
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當時如董子汲長孺皆正直  
人也而乃方茂爾惡滄滄訛訛爲操戈之計則弘之爲  
人可知矣而豈能招賢人與畜政事乎吾謂弘所招來  
之士必其曲學阿世與弘相類者乎不然何主父偃請  
城朔方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又奏人  
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弘而屈服然  
則平津之賓客類皆庸瑣齷齪之人翟公所謂一貧一  
富乃知交態也而豈有鳳凰落於常網蛟龍釣於常竿  
哉然則宰相當如之何曰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而閑

門謝客則善矣

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則終無  
入相之路此高帝馬上之陋規也武帝欲激厲儒者故  
以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不亦矯枉過正乎  
何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亦謂以軍功爵之也故  
以列侯爲相雖曰馬上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豈非  
萬世之良法哉使儒者則可相則自布衣而超取相位  
亦足矣何必封侯以爲重乎自弘之封侯也而後之爲  
相者不論軍功之有無皆封爲恩澤侯先後相望是何  
輕視侯爵如草芥哉大抵環坐玉堂講太平之政誠不  
若間關於干戈矢石之中以開不世之基者之爲難也

故以軍功封侯此漢之良法使帝但以弘為丞相則更張之善矣而何以列爵分土之寄輕授之人哉且于時豈無董仲舒之醇儒豈無汲長孺之人臣使以二子按之相位則天下僉以為變法之善取人之當矣而乃以妬賢嫉能之公孫弘為相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其弘之謂矣

### 卜式助邊

財利之迷人也久矣自古豪傑之士輕財重義者亦不多見而式以布衣請輸財助邊何也漢以貲入官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而耻入貲故易名曰委輸以佐軍興此公孫弘謂非人情不可近也夫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豈人情也哉且武帝好大喜功

窮兵遠討使吾中國黎元肝腦塗地此仁人之所隱痛也卜式乃為之輸財正助桀為虐者豈天下之福耶夫三軍之衆日費千金考式以田宅盡與第獨取羊百餘致畜牧蕃盛是式之富不及陶朱縱有財輸縣官不過為一館穀之助耳曷能罷兵民以省國家無涯之費乎當弘議罷出之餘式亦當自愧矣會渾邪降復持錢二十萬以給貧民此與陳氏厚施於國也何異哉故自是而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自是而為齊王相爵關內侯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真胡致堂所謂取償於漢豈直十百而已也夫式曰向也有不欲官之對而今竟受不辭式之姦巧可驗矣而帝乃以義形於色下詔褒嘉之將誰欺哉且頒爵於一人而奪爵於列侯蓋曰予不戢





禮則然矣皆式激之也使有聖王作以鄉愿之賊示遠  
竄矣而何齒錄之有

賢者宜死節於邊

死生之際亦大矣畏死者陷不忠而輕死者流不孝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未聞以死為美事也以死為  
美事蓋以報君父之仇伸臣子之節耳豈布衣而死節  
於邊哉方武帝窮兵毒天下式若懷漆室之憂則叫閭  
闔吐肝膽寧以身遭浚恒之誅萬一罷兵息民猶不失  
為仁人之言其利博也方呂加反於南越漢廷謀臣猛  
將夫豈乏人式乃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苗習弩博昌習  
船者死之以盡臣節是思出其位矣原式為此言者豈  
真有好義之良心哉武帝好大喜功之君也用兵貴節

不貴怯貴勇不貴儒是故陽為殞軀之說使人主知吾  
之氣壯而可以托知吾之材銳而可以用則將寵任不  
衰以為庸祿保位之地此式之志也然則式老姦巨猾  
者也而豈能死節哉縱或死之乃弟子與師之凶死也  
輕鴻毛矣以此觀之班固以下式並沒黯而同之實直  
繆哉

幕南無王庭

匈奴為漢害也久矣高帝白登之困呂后媢書之遺孝  
文縉帛之餽賈生言於朝為之流涕長大息甚矣哉夷  
狄之桀驁也武帝積累世之富奮一朝之威遣衛霍將  
兵深入不毛驅胡虜于窮邊絕塞之外自是昆夷駟矣  
維其喙矣而中國之威揚矣祖宗之耻雪矣論者咸建

之意予不然有中國卽有夷狄猶晝之必有夜陽之必有陰而豈可盡滅之也耶建元之初匈奴未聞入寇王恢首開邊釁自是連年出兵問之則曰雪祖宗之耻也不曰夷狄譬之禽獸有不可以人理較之乎且吾聞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而後雪高文之耻者誤矣奈何當時群臣不皆汲黯而衛霍二大將軍出塞無虛歲豈不聞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乎又不聞伯禽之征淮夷至東郊而止乎何為至此極也易曰三年克之憊也春秋傳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不可黷也武帝之驅匈奴固可快人意而海內虛耗亦足以蹙人額也其為天下之末戒哉

汲黯願出入禁闕

三尊者人君也至微者君心也試觀一日之間凡左右前後陰拱默伺以售其計者紛紛然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人君以一心而為衆欲之攻至此亦可畏矣哉士君子懷先憂後樂之志政不足適也人不足間也惟以格君心為先然必其地近其情親而後可以格蓋地近則耳目所必接情親則心志所必投於是繆可糾愆可繩闕可補早忠之不待暮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所謂地近情親者無他出入禁闕與人主相為周旋而已苟置之外郡則君之惡已遂而吾猶不及知或知矣而進其說則吾恐或以為壯趾或以為浚恒此禍機之所伏也多慾黠計之熟矣若一旦離左右必將肆然無忌而繆

政百出黜老成謀國者故願出入禁闥非薄淮陽也誠  
愛吾君也而欲薰陶其氣質也涵養其德性也使帝因  
是而留之在朝則地近情親經綸之下必脩明乎國是  
矣豈不有裨于君德哉惜乎護疾忌醫而願棄之外郡  
其為亡秦之續宜矣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  
是悴長孺之忠世之不能言者也而惟躬是悴至此豈  
天未欲斯民復三代之盛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終





